

化也雖不能與天地立心與生民立命與後世開太平識者未必不知予心之輕重也若夫子之神在天下若日月之運于天子奪嗣祿職掌文衡天下小大事端靡不該括吁回風返火既行之于往雷勵風飛不能行之于今耶咨爾天民體予至意立仁義于詩書之圖策忠孝于廉讓之鄉共躋仁壽同樂太平幸也否則恭行天罰及悔何追予忝膺重寄恐負天子寵光故此為敘

吾先奉

玉帝敕授以如意飛鸞墨跡于天地之間也救末劫爰命梓潼君也今吾之九十余生之化故命于勿于堅重校勘此文今已周矣請命於吾親跋于後耶
九十余生闡化機扶生拔苦拯災危證果梵迦如來藏再出神文福他時吾君友也勿墜二生吾文已就重出斯寶如意持之萬里古語云千鍾馬金厥有名一朵雲生脚下登三天高臺入地去一枝消息隱春靈此中造化藏千里可否人生在此中二

生知機否
緣事將成信有時 人能弘道復何疑
不因百尺樓工畢 爭得多生事跡垂
與實任從譏銜耀 始終庶可見云為
從今又被人間世 傳出清河百詠詩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梓潼帝君化書卷之一

元命第一

混沌初分濁與清 東南分野景鮮明
中含太一氤氳氣 吾已潛符造化精
獨占辰宮雙女上 兼司火德五行情
率然自默居荒落 脫蛻終期道果成
吾本吳會人生於周初迄今七十三化矣

流形第二

遁跡靈巖不記秋 目光開閉自剛柔
吞霞滿腹無飢渴 養息潛真任去留
數足轉形歸孕乳 時來隨分事主侯
會稽勝地堪揚化 張氏生身世屬周
予方遊人間忽至會稽之陰見一隱者年五十許具香燈仰天而祈時中春丙夜天文煥爛張翼二宿昭然在上俯而聽之隱者姓張適梓列宿于於是生焉

生民第三

北堂一夕夢吞珠 隱隱襟懷震肅初
厥月誕彌延教旦 靈光克滿耀蓬盧
策思不與羣兒戲 嗜學仍於百慮疎

者舊相逢每相許 謂吾他日是鴻儒
張氏出黃帝之子名揮始造弦矢張羅網世
掌其職子孫因以張為姓顯於吳

易俗第四

吳因泰伯遺風後 一變民情似島夷

剪髮務從安澤國 文身將以禦蛟螭
性情不願隨時俗 冠屨惟思習禮儀
始也親朋嫌矯飾 終焉鄉里翕從之
予之鄉剪髮而文身蓋便於入水而習成夷
俗也予既成童矣心所不樂乃尋冠履自習
禮文內外莫不以予為異及其久也從予而
化者十有七八焉

稽古第五

三吳僻處在天涯 文物無稱少麗華
帝典未嘗傳遠裔 皇文那得到農家
幸因膚使傳繚素 頓悟卑情識制麻
從此一方絃誦美 區區風教已堪誇
予鄉距京周甚遠文物無稱一日有耆舊語
吾父者口誦唐虞大訓數篇曰有中國使人
傳此子好之就彼習焉隨口記授無遺於是

邑人願學者從予習之皆以予為師

奉真第六

寂寂茅茨畫掩門 行人稀到水邊村
深耕偶得黃金像 久瘞猶纏紫葛根
不忍鉅鎔虧體質 聊將焚獻度朝昏

送歸海嶠懷災沴 一境生靈賴庇恩

予之居事賦澹忽於鋤下得一金像頂冠如
崇山疊嶂被服如霞綺舒麗紺眉月面儼然
慈祥憑几魏座荷花為臺高尺許重鈞餘初
未知為何神詢之故老或曰元始天尊像也
昔夏禹理水治全為神用鎮方岳豈此像之
類乎吾家素貧雖迫於衣食而不敢起鉅鎔
之心一日海風翻浪遠遁奔駭非人力可支
予謂眾曰家有金像得之儻眾今為衆捨之
以析海若泊于安息乃率眾乘高以像投狂
濤中俄然風止潮迴一境獲免邑人以為是為
德也皆以糗糧布帛見謝拒之不能自是溫
溫然家道苟合矣異時記憶投像之所蹤跡
之沙磧有光掘出舊像仍載歸築宮室安奉
邦人敬事之

寧親第七

母氏劬勞歲月深 風寒暑濕久相侵
醫玉診視皆無效 針灸頻仍治不任
剔股和羹償宿願 吮疽出血本誠心
分明夜聽天神語 一紀延生表至謀

予既冠母氏六旬矣少時勤於織維飲食失
時嘗致疾疹逮此衰暮重之以六氣所淫遂
成大苦疽發於背始以巫覡祈禱中更醫工
延劑月餘皆不效予不離卧內日夕省視未
嘗解水而息計窮矣乃為吮疽出大膿血疾
少間醫曰疽根附骨未易出也越三日復吮
之忽覺口中充滿吐而視之有膜如綿纒膿
乳如米粒母氏漸安而以病欠食少復成羸
瘵醫曰此痼疾矣以人補人真補其真庶可
平復予因夜中自剔股肉烹而供之忽聞空
中語曰上天以汝純孝延爾母一紀之壽翌
日勿藥果符神言

幽婚第八

媒對由來不尋閑 此生期遇是前緣
靈骸不朽如相待 清夢重遊豈偶然

嗣子已場傳後業 芳寬俄復掩重泉
 壯年頓絕陰陽事 衆議稱予骨是仙
 吾少也賤性靜而寡合年逾冠矣未有室家
 非特良媒之不至抑亦予無好迷之心也獨
 因母氏嬰疾以未見孫息為恨予亦有不孝
 之憂一夕夢至林麓孤塚巍然旁有一門一
 女子靚粧而坐其中顧予而語曰君非張善
 勳乎予訝其以名見斥也請其由女曰妾與
 君難犬相聞乃仲氏也曩者妾之叔父與君
 家會談君之美以為好學尚禮古君子也議
 以妾歸於君吾父以君貌寢而難之然妾之
 慕君心已一矣後許於鍾安孺鍾富家子而
 清議無聞妾心恥焉由此得疾而終今三年
 矣妾之來此以君之故君曷為我圖之予愕
 而悟月餘再夢如初暇日因與友人儀堅成
 縱步尋幽忽至一所宛然夢中境也方告吾
 友共訝之塚中入出呼予為郎蓋夢中所見
 者也儀實仲之舅家因走告仲氏之父母迎
 女以歸卒為婚姻云

淵石第九

春光淡淡景遲遲 春水溶溶淺且漪
 羅綺岸邊搖倒影 神仙衆裏悟前知
 白文細篆成淵字 青石圓形似小龜
 生子立名符感兆 貴知天與自無私
 仲氏婚三月鄉人士女已嫁而未孕者相與
 臨神潭摸石得石者宜男得瓦者宜女蓋舊
 俗也仲預遊人中吾母謂仲曰潭水靜深黝
 然莫測宜從上流淺處求之仲方徘徊潭中
 忽起花味如吹仲以手捫之得一石大如雞
 卵六出如龜狀青而白文隱隱如淵字蓋感
 而有孕既生子名之曰淵石方齟齬仲忽告
 予曰吾兒真如君耳宜善視之妾與君世緣
 盡矣語畢而逝予乃不復再懸

馴雉第十

天摧地裂情堪擬 荼毒無門救二親
 負土培墳酬怙恃 寢苫枕塊益悲辛
 黃泉路隔嗟何及 白雉情傷亦自馴
 禮制三年情罔極 節哀予以率中人
 子年三十有六歲在作噩疫毒流行人無免
 者鄉邑蕭條路無人跡予父八十有五母七
 十有三感暑中皆得疾同日而逝於是自持
 菴鋪以營大事乃於路傍倚廬枕塊以終三
 年常有白雉一隻棲於林上每遇祭真飛鳴
 而下俯仰啣啞如欲言者及終制而去
 回流第十一
 豐築墳崗不憚勞 何期平地發波濤
 松楸欲愛無何有 棺槨猶憂不可逃
 大洞仙經除厄難 真金聖像鎮鯨鰲
 秋霖已霽流流息 喜見平田廣且高
 予考妣墳岡去居之南止百餘步蓋一時忽
 遽卜之云吉自以為便於省視初不違他恤
 也葬之五年墳西三十里洪水暴發平陸成
 溪以墳為岸水源不竭勢頗峻急吾心懼焉
 欲改葬之無及矣乃齋戒守墳日夜誦大洞
 經不輟併取家藏金像而嚴事之泊於無虞
 次年秋雨霖霖傍溪湧漲數流為一吾益恐
 及水落視之則墳前溪谷變成堅隴廣一里
 餘自是松楸無害矣

降瘟第十二

雙親之死為瘟災 切骨銜冤痛且哀

生續恩隆情不置 幽明路隔情難開
神兵執崇明中現 法錄傳真夢裏來

落筆成符救民瘼 豈容五鬼暫徘徊

予之二親皆死於瘟時著嬰毒荼苦滋甚母
念瘟鬼之酷恨之切骨而幽明路殊力不能

報心嘗快快焉比因墳岸回流實自大洞真
經金像之力於是益勤持誦而敬事之洎獲

陰祐以治瘟鬼又三年忽夢所事金像語予

曰大洞仙經爾熟記矣大洞法錄爾未見也
今當授汝以治邪魔非惟可以契汝初心亦

可佐天行化助國救民也袖中出書二予百

拜而授之既覺書在枕前其一曰大洞錄又

一曰大洞法因開錄書讀之至天驕甲卒一
萬人度之句忽風雷晝暝金甲朱綬者無數

列于予前俯而請命三人持紅旌立於眾先

白予曰願聽使令予方恍惚不覺厲聲謂之

曰吾今汝等治瘟鬼此鄉某家闔門病瘟焉

吾驅來語畢一持旌者領百餘人入其家俄

頃執鬼使五人出有紫虎皮者冠雄雞者貌
若人者若鵠頭者若驢頭者所執者水火羽

十三

翼蒼鑿之具予怒而叱之將滅其形彼乃有

辭曰弟子等感運所生歲氣所成所遊有方

所病有人陰譴重者受其災天命絕者教其

死亦非弟子等敢私若蒙真官賜以寬貸此

後願聽約束遇有行瘟見真官符錄所在即

不敢至矣予因依法授以教勅而去閭里有

病瘟者予與之符法皆得全活

好生第十三

風寒暑濕因天變 飲食與居病在人

黃帝脈經詳于母 神農藥性辨君臣

撫摩針灸隨輕重 補瀉推移有故新

但得天民無橫夭 勤勞不恤此心真

予以法錄救人疾疾衆矣遠近之人踵門求

治者不可以數計其有染瘟病者著邪祟者

受瘡刺者逢殃鬼者遭鬼擊者兇神者惡氣

者一一全活然有臟腑冷熱虛實之不齊飲

食起居勞佚之各異或因喜怒哀樂而感於

內或因風寒暑濕而受於外此皆岐伯神農

氏之學非道家法錄之事也人有懇於予而

不能全其生于實報然不足於是講究脉理

十三

韻味藥性討論五行之勝復習熟九針之法

迎隨勤苦六年始達其妙自是天命未絕者

無橫天矣

天宮第十四

作善家庭祇自憐 不期聲譽乃喧傳

名聞王國心無愧 位列天官事有緣

六氣和平方晏察 萬民疾苦易安全

當年稱職吾何力 君相明良化使然

予活人衆矣聞於君上方以政劇為事而又

為京周所知期召至都既以國君所薦又歷

試之以予為醫師堂萬民之疾苦諫於天官

予甘心焉於是敷戒徒屬使勤其業蓋成王

之世也時其王歲豐稔六氣和平民少扎瘵

之疾良由上德之所致使予得以稱職焉

薦賢第十五

人之有善如吾有 已達仍思未達人

大智潛心能創物 妙方治疾可通神

推賢汲汲誠無隱 自代區區意本真

奏徹宸聰蒙上賞 驟陞諫列作臣鄰

予之屬有瘍醫公孫智叔者賦性慈慧而記

問詳博深明百藥之性味創造丹砂雄黃礬石磁石石膽為五毒之劑其說蓋取丹砂養血而益心雄黃長肉而補脾礬石理脂膏而助肺磁石通膏液而壯腎石膽治筋而滋肝外療瘡瘍之五證內應五臟拘之以黃蘗熬之以火候藥成傳瘍無不神效乃以其法著于世則子自以為不如而彼居子下因舉智叔自代使兼予職無幾上躬不豫賢有疽生一夕訖潰厥勢危殆以前藥傳之應手而差於是智叔始有醫師之命以予直情無隱所薦得人宜膺上賞遷為司諫

格非第十六

太醫活國利非輕 眼眩輸忠政乃成
形迹相忘疑自釋 樞機不容禍由生
微言忌使彰君惡 削藁何妨隱直名
但得聖朝無過舉 不辜榮祿是真情
王若曰咨爾善勳直情無隱朕念良醫活人大醫活國今真爾言路以旌汝賢汝其以救疾之心救正吾失為呼惟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爾往欽哉毋易所守

予三辭而後受之既預七人之列日近清光雖君相聖明無大過失而予愛君憂國之心一步趨一食息未嘗少懈也成王幼沖之時聽政于周公及親政事久矣嘗有不平之語予恐左右得以乘間也每以君臣始終禍福幾微為戒而諫革屢焚人無見者故公之東征雖有四國流言召公不悅之隙而終能保全蓋予亦少有力焉

榮歸第十七

十年曠仕拋桑梓 一旦榮歸復里閭
嗣子叩重鸞弁服 田園踈徑訝丘墟
遊仙夢覺空勞擾 涉世情疎自卷舒
再識北窓春睡美 任從雞喚五更初
予在京周十年久道桑梓倦翼思還每念恬時無恙時身在草莽及所天既失乃受榮祿雖食稻水錦何樂之有一日見周公曉陽之什惻然有感於是起歸歟之興告老乞骸之請數上始從其欲公卿士夫設祖席東門之外既歸里人迎候予乃自近郊舍車而徒郊曲以予為榮

敦宗第十八

宗人本是一根生 貧富誠難較重輕
祿廉倘來何足吝 親朋至此若為情
死生並與周婚葬 俊秀仍須為作成
他族聞風喜相傲 三吳漸有義莊名
張有數族居多貧寡予歸之後徧求訪之幼者已壯少者皆老生死榮悴惻然可驚其貧不能自振者猶故也於是興起義莊以淵石主之貧困者周給之病者醫藥之男女成長者婚嫁之子弟俊秀者教養之他族聞風翕然相效義莊滋廣習俗成美矣

歸寂第十九

聞說西方大聖人 苦空寂滅以為真
行歌自信浮雲喻 坐想徒勞夢幻身
得訣坦然超彼岸 忘言聊以谷吾神
從茲始悟歸根理 南北東西任屈伸
予之在朝也聞方外之言曰西方之國有大聖人古皇先生者不言而自化無為而自理以慈悲為主以方便為用以齋戒為常以寂滅為樂視死生如朝暮等恩離如夢覺無憂

愁念憤之情蓋知浮生不久求於無生者也
予嘗慕之及辭榮而歸道遂隱者行且歌曰
朝陽之暖觸石生雲初為髣髴已而縹緲隨
風而出蕩漾無垠俄變化以歸盡香不知其
所存伊仕者之利祿忘其勞而駿奔忽慕景
之見迫向大限分遂巡將投足於幽趣為異
類兮芸芸予聞之世也駐車而留聽少焉憑
軾以敬禮終乃下車而泣謝謂之曰適聆妙
理深契愚衷願惠格言以度殘喘乃於通衢
百拜而力懇之行歌子仰天而嘆指予以心
印授予以正訣曰此西方大聖古皇先生歸
寂法也子能念而習之可度生死死而不亡
證無量壽果終於彼岸則可成正覺中道而
廢則猶能擇地而處可為神仙予授教焉於
此塵緣既畢百慮頓灰時丁灝秋會集親友
留頌而逝頌曰秋風瑟瑟秋月白白吾得之
真知身是客

君山第二十

君山一境最清幽 鶴馭徊翔為少留
湖景昏明從晝夜 林光疎密任春秋

無身不顧千年藥 有道誰貪百里侯
極目煙波供受用 飽聽欸乃看夷猶
予既遷化將往西方適至洞庭君山之上愛
其勝境因少留焉予時上無君相臨制之威
下無血屬係累之念超然物外獨往獨來水
光山色四時可愛吟風嘯月此樂何窮追思
前事殆一夢耳方且仙遊勝侶朝夕往還不
聞塵境之勞生但見洞天之真迹久之有二
青童自天而下敬宣帝旨以予為君山主宰
兼洞庭水治

梓潼帝君化書卷之一

梓潼帝君化書卷之二

感生第二十一

神識君山歲月遙 洞天深遠絕塵囂
偶嗟涕泣無從出 已覺悲魂不可招
奪舍投胎緣未足 拖泥帶水恨難消

玉壺不肯藏春住 漏泄陽和見柳條

予在君山久矣一日春水初生湖口有大舟
艤岸刳羊醢酒呼號而祭者甚盛哀婉清切
予聞之不覺情感迫而聽之一婦年三十餘
體有金光三醉而祝曰良人不幸得罪於君
遠竄南荒死於瘴癘家鄉萬里旅櫬言歸日
月不居行將卒哭重念家無兼侍堂有二親
有子在腹未形此朕若山川神靈察我夫君
以忠獲罪憐我姑嫜暮景無依今臨薦有期
為垂陰祐使得一男子以續張氏則妾之性
命雖不保猶無憾焉予在雲路中不勝其悲
涕泗從出忽身墮婦懷惘然無覺久之聞人
語曰是兒是兒子開目視之身在浴盆中蓋
已生矣

奉先第二十二